



那个露水盈盈的清晨

□施宏霖 施立学

端午，又叫天中节，那是露水盈盈的清晨，湿漉漉地透入山的小路。天中阳气最中正，阳盛而不过；药香节日，绿嫩皆入药，林野草木最纯真。三三两两采药踏青的人们，先在映着蓝天的湖水边，照一回《杨八姐游春》中的“天那么大菱花镜”，又掏一捧敛浮阳、宁心神的山泉或露水净面，就是“地那么大洗脸盆”。端午，那个堪比忙年的清晨，一刻值千金。一采、二拴、三吃、龙舟赛，哪一桩不是天时节律，借山川本真之气，擘画出的美景良辰？

一采

采艾蒿。艾蒿，百草之君。所以称“艾”，能治病、安身，山顶平岗或向阳处，采到一株，就会发现透着馨香的银灰色“艾蒿萸”或“艾蒿

当年的山东即墨县鳌山卫盘龙庄村外，一个不到20户人家的小渔屯叫小滩儿，现在被征用修了国道，那是我的祖籍。5岁半时，我和二弟跟奶奶在小滩屯生活了一段。

那时，农村的生活单调而贫困，节日，就成了孩子们的向往。每年的端午节更是神圣：有粽子、鸡蛋吃，哪怕破旧衣服，也还是要浆洗缝补整洁，以示与平日不同。早在初三、初四，节日的气氛就开始在小屯里蔓延。端午的主食是粽子，当地不产糯稻，买到糯稻的便急着上碾子推出糯米；而买不起的，就地取材把黍子碾出大黄米，这是粽子的主材。那几天，屯子南端一盘碾子从早到晚吱扭个不停，居然成了节日的前奏曲。米碾好了，要提前用清水泡上，其间要多次换水以免出现酸臭味。当地虽有竹子，却是窄叶的，不堪做粽子皮用，需要赶集时买回；而舍不得花三三分钱的，只能去5里外的山上采一种阔大的柞树叶，代竹叶用。当然，柞叶包不出竹叶粽的外形，只能是长方形的小饭包。

初四晚饭后，奶奶便把粽子包好，放锅里煮几个滚儿，这样，明天

端午情思

□顾文显

此药名唤“蛤蟆金”。

二吃

吃粽子。粽子起源于上古包烹、石烹，菰叶包黍米成牛角状，称“角黍”。角，即角宿，星宿名，“角”中有“刀”，代表竞争、角逐，用以避瘟。黍，黄黏米，为“阳”，粽叶生于水，为“阴”。阳裹于阴中，象征阴阳未散，万物化生，阴阳交泰，万物之根本。投江祭屈，是人德合天地好生之德。枣粽、火腿粽、豆沙粽等多样品类，彰显饮食文化交流融合的神韵。

吃五黄、五红与苋菜，五黄即雄黄酒、黄鱼、黄瓜、蛋黄、黄杏，以济青黄不接；再吃五红，烤鸭、红苋菜、红油鸭蛋、龙虾和黄鳝，以补给亏空，意在增阳祛阴，令蛇蝎、蜈蚣、蝎子、蜈蚣、壁虎等“五毒”远遁。

三拴

拴五彩线。东汉《风俗通》记载：“五月五日，以五彩丝系臂……辟兵及鬼，命人不病瘟。”端午前夕，农家主妇，以五彩线捻合成绳，放院中受日月精华、天地氤氲；于端午之晨，拴儿女脖颈、手腕，俟夏日大雨过，彩虹升天之时，摘下，抛入河中，意在将瘟疫冲走，可续岁安康；青、赤、黄、白、黑五彩线系“五行之气”，对应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，系于手足，意欲锁住阴阳、调和气血，以天地五行合人之身；有趁孩子熟睡时，拴挂五色布或五彩麻扎成的小扫帚、小簸箕、小黄瓜、小辣椒、小纱灯、小老虎，谓之挂“老虎素”，民俗以为驱避病魔；又拴内藏川芎、白芷、苍术、冰片、薄荷等中药，外形如瓜果、花卉、鸟兽、鱼虫的香囊，即香荷包，用以清热、解暑、开窍、去瘟。

端午，那个吱呀呀推舟入水，即将龙舟赛的清晨。苍龙七宿正处全

一早便省了。

端午最重要的象征物还有艾蒿、香荷包和五色线，奶奶早就准备好了。五色线用不了多少，却比较稀罕。一般农民家用白线和植物汁液染，那显得过于拙朴；而我母亲会绣花，奶奶则趁着去青岛我父母家，向母亲讨得几缕各种颜色的丝线，夹在一个厚本子里……初五一大早，我们还在熟睡，奶奶将我们的手腕、脚腕处拴上用五色线搓的彩绳儿。这个习俗，一种说法是孩子乃天上逃下界的仙童，为防他再逃回去，用彩绳给他拴住；另一种说法是彩绳可以吓跑毒蛇，保佑孩子长命健康。我们不管这些，只图拴上这东西可以把邻居的玩伴比下去，他们拴得可土气多了。彩线与香荷包装扮了我们小哥哥，也给小屯带来一点节味儿。

奶奶将彩绳认真地替我们拴好，然后喊我弟弟起来：“拉露水去。”接着把煮熟的鸡蛋分给我俩，原来老人家早在昨夜的粽子锅里添上鸡蛋并煮熟。出了屋门，见房门上、草屋屋檐上都插满了艾蒿，如同放大的流苏。

我们揣着热乎乎的鸡蛋，先伸手掌去擦树叶儿上的露水，弄到眼睛上洗，感觉还是挺舒服的，据说这样可以明目；然后，到打麦场上，跟小伙伴们比鸡蛋。

我总是先问他们：“你先说。”小伙伴们若说两个，我一定说奶奶分给我们每人3个。其实日子穷，奶奶养几只鸡，下的蛋都换油盐钱了。每到节前，奶奶房前屋后草垛台窝里翻找，希望能找到捡落下的蛋，然而多是白忙活……而奶奶自己从来不吃鸡蛋，她说，那玩意儿啥吃头，一股屁臭味儿……

拉完露水，奶奶端着煮熟的粽子，挨家挨户给邻居们送。见了面，先喜洋洋地问候一番。天天聚在一起东家长西家短地聊，隔一夜竟宛如久别重逢，这节日真是好神奇。因为别人家也要还礼赠送，这形式便演变成了交换。邻居们互道节日喜庆，节日的清晨热闹闹，一片祥和。

吃过早饭，奶奶挎上小篮子，除了粽子、鸡蛋，还有平时舍不得吃的果品。她的老母亲住在于家沟，5里多地的光景，节日怎能不去看望年迈的娘亲。看完她的老娘，须匆匆

回返，中午，她炒两样菜，要和爷爷喝点雄黄酒庆祝节日。

我对喝酒的事没兴趣。拴上彩绳，就盼着哪天能下雨。奶奶告诫我们，第一场雨，就要把彩绳剪断扔进雨里，它会变成一条花蛇，暗地里跟踪保护我，而且，剪、扔的过程中不得跟任何人说话，否则就不灵了。这样，此仪式就带上了一种神秘色彩。

一眨眼，将近70年过去，我的奶奶寿至80岁，也去世42周年了，故乡再无近亲。老态龙钟的我站在长春住宅的窗前，突然就想到了童年的端午节，想到了那一幕幕清贫却温暖的细节。打电话咨询故乡亲人，回复：那些习俗大多还在，只是由于时代变了，大家急急忙忙奔生活，一些顾不上礼俗，都简化掉，比如雄黄酒口感不佳，改成啤酒；五色线也买现成的，再没人吐着唾沫在腿上搓；而米粽大多去超市里买几个现成的意思意思，没有哪个再东家西家地送……

我眼前模糊了，曾经有一些岁月，端午节给过清贫的人们怎样的精神支撑……

画一幅父亲的样子

□杨亚爽

总是到了父亲节的时候才想起父亲来。父亲在我心里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？他是传统意义上的严父？或者是朋友般的慈父？我无法确定。于是，坐在书桌旁，提起画笔，想画一幅父亲的样子。但父亲又是什么样子呢？想到这里，一幅画面浮现在我眼前……

那是一个中秋的夜晚。我在县城读高中，高中的生活是很紧张的，为了备战即将到来的高考，每个人都在拼命地学习，拼命地做题，学校当然也抓得紧，那时候没有周末，每个月放一天假。这次正好赶上中秋节，下午上完两节课后，同学们收拾好书包纷纷回家。我也抱了两本书，坐上回家的公交车。

毕竟是秋天了，天黑得快，等我从小县城回家的时，天已经慢慢暗了下来。到了家，推开大门，看到屋里没有灯亮。又停电了，父母不在，我跑到门口，碰到邻居给我说父母去地里拉玉米去了。我去了外屋，掀开锅，锅是冷的。这时候大门响了两声，父母拉了一车玉米秸进来，我过去帮着把车子卸下来。

父亲见我回来，只是问了一句“回来了？”我也只是淡淡地回答“回来了”。母亲倒是满心欢喜，车子卸完后，就张罗着做饭，一面絮叨着打听我在学校的表现。父亲进了里屋，喝了两口水，便斜躺在炕上打盹儿了。我跟母亲聊了几句也进了里屋。这时候，父亲已经睡着了，我仔细打量起父亲来。父亲头发有些蓬乱，在秋日的田地里耕种自然不会太整洁，疲劳写在脸上，显得苍老。一会儿，父亲轻轻起了鼾声，嘴角竟然流出了口水。我拿毛巾给他擦了擦，他动了一下，继续睡着。不久，母亲做好了饭。饭也是极平常不过的，一盆青菜，一碟咸菜，热了馒头，熬的玉米糊糊。一家人坐在院子里静静地吃着，我明白父母忙得已经忘记了中秋节，这个举家团圆的节日。

第二天，我把从学校买回来的月饼，悄悄放在父母的桌子上，当作儿子给父母的中秋礼物，又坐上车返校了。而那天晚上父亲酣睡的场景，就这么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：中年的父亲像个老人一样，斜躺在炕上酣睡，嘴角流着口水，轻轻地打着鼾。

前两年，因为劳累过度，父亲的右臂突然拍不起来了，但他没有停止劳作。我们劝他休息，他只是平静而委婉地说：“没事。你们有时间常回来看看。”假期结束，返回单位的时候，父亲总是坚持送我上车。这时再看父亲，头发斑斑，皱纹已不容商量地占满了他的脸庞。看着静静地立在车窗外的父亲，我只是想逃，生怕眼泪一不小心落在父亲面前。

双手握住画笔，却画不出父亲的样子，他不过是一个父亲，可他正是一个父亲！

那年考场

□邱立新

六月是火热的日子，外面的热浪层层扑来，池塘里也传来蛙鸣阵阵。下班路过一个小商品店的时候，我进去买东西，见有两三个高三学生在买风油精，那种经典的绿色小瓶，他们把瓶口打开轻嗅的刹那，一股辛烈的清香传来，让我想起那年的考场。

我参加高考那年，天气十分闷热，考场设在一所学校的教室里，屋里没有空调，没有电扇，全部的窗户都打开，门也敞着，可我们还是觉得闷热难耐。

下午第二场考数学，是我最不擅长的一科。或许是紧张的缘故，又或许是对数学的畏难情绪作怪，听着笔尖在纸上行走时发出的沙沙声，我感到空气都要凝固了。第二道题是我

平时视为天书的立体几何题，我反复看了两遍，一点头绪也没有，压迫感马上袭来，大脑一片空白，我努力让自己镇静，冥思苦想寻找突破口。突然，身后“咚”一声响，我被吓得一激灵，还没反应过来是怎么一会儿事儿，两个监考老师就跑到我的身后。我回过头一看，原来是我身后的女生晕倒了，跌在凳子下面。两位老师立即叫来了救护车，把她抬了出去。这突然的变故打断了我的思路，让我更加紧张。我大汗淋漓，双腿也紧张地哆嗦起来。

忽然，一股微烈又芳香的气味传了过来，一个开了口的风油精小瓶放在了我的桌角。我抬起头，是监考老师走到了我的身旁。她梳着齐耳短发，用手指点了点小绿瓶，向我莞尔一笑，又轻轻走向讲台边。我拿起风油精猛吸一口，顿觉身心清醒不少，我又把风油精倒出一点，抹在自己的太阳穴上。渐渐地，我的身心安定了许多，我迅速演算起那道立体几何，慢慢地，思路竟然打开了。

铃声响起交完了卷，我想把风油精还给那位好心的监考老师，她说：“这是考场备的应急药品，你拿着用

吧。刚才你后桌女生太紧张晕倒了，我发现对你造成了影响，你额头都是汗，满脸通红，所以我拿这瓶风油精给你用，希望对你有帮助。”老师说完，转身送试卷去了。

因为每场都轮换监考，以后考试中，我再没遇到那位老师，但是每场考试前，我都把风油精涂抹在自己的两个太阳穴上。后来几场，我考得还算顺利。最后一科考完走出考场时，夏日的热浪里，我把那瓶完成使命的小绿瓶放到了书包的深处。

那年高考，我的成绩并不十分理想，但幸运的是，我考上了一所师范学校。尽管那是我高中三年努力拼搏的结果，但那瓶清凉芳香的风油精，始终令我心存感激。

在师范学校的校园里，我常想起那瓶风油精的味道，如果当时没有那瓶风油精，我是否会坐在师范学校的校园里读书？我的命运是否会改写？那年高考，千军万马争过独木桥，一瓶辛烈清凉的风油精，陪我清醒地走完了后几场考试。

又是一年高考，那经典的小绿瓶，如一枚时光罅隙里的书签，成了我青春时光里的宝贵记忆。

